

編號：119

## 登樓賦

王粲

登茲樓以四望兮，聊暇日以銷憂<sup>1</sup>。覽斯宇之所處兮，實顯敞而寡仇<sup>2</sup>。挾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長洲<sup>3</sup>；背墳衍之廣陸兮，臨泉隰之沃流<sup>4</sup>。北彌陶牧，西接昭丘<sup>5</sup>；華實蔽野，黍稷盈疇<sup>6</sup>。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<sup>7</sup>？

遭紛濁而遷逝兮，漫踰紀以迄今<sup>8</sup>。情眷眷而懷歸兮，孰憂思之可任<sup>9</sup>？憑軒檻以遙望兮，向北風而開襟<sup>10</sup>。平原遠而極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<sup>11</sup>。路逶迤而修迥兮，川既漾而濟深<sup>12</sup>。悲舊鄉之壅隔兮，涕橫墜而弗禁<sup>13</sup>！昔尼父之在陳兮，有「歸與」之歎音<sup>14</sup>；鍾儀幽而楚奏兮，莊烏顯而越吟<sup>15</sup>。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<sup>16</sup>？

唯日月之逾邁兮，俟河清其未極<sup>17</sup>。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騁力<sup>18</sup>。懼匏瓜之徒懸兮，畏井渫之莫食<sup>19</sup>。步棲遲以徙倚兮，白日忽其將匿<sup>20</sup>；風蕭瑟而並興兮，天慘慘而無色<sup>21</sup>。獸狂顧以求羣兮，鳥相鳴而舉翼<sup>22</sup>。原野闐其無人兮，征夫行而未息<sup>23</sup>。心悽愴以感發兮，意忉怛而憊惻<sup>24</sup>。循階除而下降兮，氣交憤於胸臆<sup>25</sup>。夜參半而不寐兮，悵盤桓以反側<sup>26</sup>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王粲（公元 177 - 217），字仲宣，山陽高平（今山東省鄒縣西南）人。曾祖父王龔，祖父王暢，都做過漢朝的三公。父親王謙，擔任大將軍何進的長史，後因病免官，死在家中。王粲少有才名，漢獻帝初平初年，董卓劫持漢室君臣遷都，王粲由洛陽西至長安。時長安擾亂，乃南下投奔荊州牧劉表，劉表見王粲相貌難看，且身體虛弱，又簡慢無禮，並沒有重用他，王粲因而在荊州羈留達十五年之久。劉表死後，王粲勸表之子劉琮歸附曹操，曹操乃任粲為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，官至侍中。王粲為「建安七子」（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

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)之一，為詩辭氣慷慨，名篇是《七哀詩》；為賦則抒情真摯，風格清麗，在七子中成就最高，與曹植並稱「曹王」，名作有《登樓賦》及《初征賦》等。他博學強記，善算術，著詩、賦、議、論六十篇，明人輯有《王侍中集》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王粲抱用世之志，南下依附劉表，不得重用，心情鬱悶。建安九年（公元204），已是來到荆州的第十三年了，當秋色愁人之際，王粲思念故鄉，渴望歸去，遂登上當陽東南的麥城城樓，放眼四望，百感交集，乃寫下這篇千古名作。

## 三、注釋

1. 登茲樓以四望兮，聊暇日以銷憂：登上麥城城樓向四處眺望啊，暫借此空閒之日來排解憂愁。茲樓：這座樓。關於王粲所登是何樓，有不同說法，《文選》李善注引盛弘之《荊州記》，認為應是當陽城樓。《文選》劉良注則認為江陵城樓。根據賦中「挾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長洲」和「西接昭丘」之位置，此樓應指當陽東南、漳沮二水之間的麥城城樓（今湖北當陽東南）。暇日：空閒之日。暇：空閒。㊶[夏]，[haa6]；㊶[xiá]。另一解，「暇」通「假」，借。銷憂：解除憂愁。
2. 覽斯宇之所處兮，實顯敞而寡仇：瀏覽這座樓所處的環境啊，實在是明亮寬敞，很少有能與之相比者。顯敞：光亮寬闊。寡仇：少有匹敵。寡：少。仇：古同「逌」，匹配。㊶[求]，[kau4]；㊶[qiú]。
3. 挾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長洲：一邊挾帶着清澈漳水之通道啊，一邊倚靠着彎曲沮水的長洲。挾：帶。漳：指漳水，發源於湖北南漳，流經當陽，與沮水會合，經江陵注入長江。通浦：兩條河流相通之處。浦：大水有小口別通稱作「浦」。曲沮：彎曲的沮水。沮水發源於湖北保康，流經南漳、當陽，與漳水會合。沮：㊶[追]，[zeoi1]；㊶[jū]。長洲：水中長形陸地。
4. 背墳衍之廣陸兮，臨皋隰之沃流：背靠着高而平的大片陸地啊，面對着低濕原野中的富沃水流。墳衍：地勢高起為墳，廣平為衍。衍：㊶[演]，[jin2]；㊶[yǎn]。皋隰：水邊之地為皋，低濕之地為隰。㊶[高習]，[goulzaap6]；㊶[gāoxí]。沃流：可以灌溉的水流。
5. 北彌陶牧，西接昭丘：北面可以到達陶朱公所在的江陵之郊野，西面連接着楚昭王的墳墓。彌：接。陶牧：春秋時越國的范蠡幫助越王句踐滅吳後棄官來到陶這個地方，自稱陶朱公。湖北江陵西有陶朱公墓，故稱陶牧。牧：郊外。昭丘：楚昭王的墳墓，在當陽郊外。
6. 華實蔽野，黍稷盈疇：花和果實覆蓋着原野，小米高粱等農作物遍布田野。華：同「花」。野：原野。黍稷：㊶[鼠積]，[syu2zik1]；㊶[shǔji]。泛指農作物。疇：田地。

7.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：雖然確實美卻不是我的家鄉啊，又哪裏值得作片刻的停留。信美：確實美。何足：怎麼值得。少：通「稍」，音義同「稍」。
8. 遭紛濁而遷逝兮，漫踰紀以迄今：生逢亂世到處遷徙流亡啊，這種流亡生活已超過十二年。紛濁：紛亂混濁，比喻亂世。逾：超過。紀：十二年。迄今：至今。
9. 情眷眷而懷歸兮，孰憂思之可任：念念不忘總想返回故鄉啊，這種憂思誰能經受得住呢？眷眷：依戀反顧貌。思：思想，思緒，心情。㊦[試]，[si3]。任：承受。㊦[淫]，[jam4]；㊦[rén]。粵語「任」有平、去二聲，在此押韻讀平聲。
10. 憑軒檻以遙望兮，向北風而開襟：倚着欄杆向遠方瞭望啊，迎着北方敞開了衣襟。憑：倚，靠。軒檻：廳堂上長廊的欄杆。檻：窗戶下或長廊旁的欄杆。㊦[檻]，[laam6]；㊦[jiàn]。
11. 平原遠而極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：平原廣闊我極目遠望啊，卻被高聳的荆山擋住了視線。荆山：在湖北南漳。高岑：小而高的山。
12. 路逶迤而修迴兮，川既漾而濟深：道路曲折而漫長啊，河水悠長，渡口深遠。逶迤：曲折綿延貌。㊦[威兒]，[wai1ji4]；㊦[wēiyí]。修：長。迴：遠。㊦[烱]，[gwing2]；㊦[jiǒng]。漾：蕩漾。
13. 悲舊鄉之壅隔兮，涕橫墜而弗禁：悲嘆故鄉的阻塞隔絕啊，禁不住淚流滿面。壅隔：阻隔。壅：阻隔。㊦[湧]，[jung2]；㊦[yoŋ]。弗禁：止不住。禁：忍耐，制止。㊦[金]，[gam1]；㊦[jīn]。
14. 昔尼父之在陳兮，有「歸與」之歎音：昔日孔子困在陳國啊，曾發出「回去吧」的哀嘆。尼父：指孔子，孔子字仲尼。父：對老年男子的尊稱。㊦[斧]，[fu2]；㊦[fū]。「歸與」之歎音：孔子在陳國絕糧，曾嘆息說：「歸歟！歸歟！」即：「回去吧！回去吧」之意，見《論語·公冶長》。
15. 鍾儀幽而楚奏兮，莊舄顯而越吟：鍾儀：楚國樂官，被晉所俘，晉侯使之彈琴，他仍操楚國的樂調。莊舄：《史記·陳軫傳》載，越人莊舄在楚國做大官，病中思鄉，仍然說越國的方言。舄：㊦[昔]，[sik1]；㊦[xì]。
16. 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：人都有懷念故鄉的心情啊，難道會因為窮困和騰達而心思改變？
17. 唯日月之逾邁兮，俟河清其未極：時間飛逝，日月如梭啊，等待黃河水清卻未到澄清的那天。唯：發語詞，無實義。俟：等待。㊦[自]，[zi6]；㊦[si]。河清：《左傳·襄公八年》載：逸《詩》有云：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」古時以黃河水清喻時世太平。河：黃河。未極：未至。
18. 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騁力：希望國家統一安定啊，就可以憑借清明的時世施展抱負。冀：希望。假：憑借。衢：大道。㊦[渠]，[keoi4]；㊦[quí]。騁力：施展才能。騁：抒發，發揮。㊦[請]，[cing2]；㊦[chěng]。
19. 懼匏瓜之徒懸兮，畏井渫之莫食：擔心自己像匏瓜那樣白白地懸掛在那

裡啊，害怕井挖好了，卻沒有人打水吃。匏瓜：草本植物，果實比葫蘆大，老熟後可剖製成器具。亦指這種植物的果實。《論語·陽貨》：「（子曰）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？」以匏瓜空懸比喻不為世用。匏：<sup>粵</sup>[刨]，[paau4]；<sup>漢</sup>[páo]。井渫：謂井已挖好。比喻潔身自持。渫：除去、淘去污泥。<sup>粵</sup>[屑]，[sit3]；<sup>漢</sup>[xiè]。

20. 步棲遲以徙倚兮，白日忽其將匿：步履徘徊走走停停啊，太陽將要沉沒。棲遲：滯留不前。徙倚：徘徊，流連不去。
21. 風蕭瑟而並興兮，天慘慘而無色：林濤陣陣，八面來風啊，天空暗淡無光。蕭瑟：樹木被風吹拂的聲音。並興：風從不同方向同時吹起。慘慘：通「黦」，昏暗貌。
22. 獸狂顧以求羣兮，鳥相鳴而舉翼：野獸驚惶四顧尋找同伴啊，鳥兒互相鳴叫鼓起翅膀。狂顧：驚恐地回頭望。
23. 原野闐其無人兮，征夫行而未息：原野靜寂無人啊，離家遠行的人還在匆匆趕路。闐：寂靜。<sup>粵</sup>[隙]，[kwik1]；<sup>漢</sup>[qù]。征夫：遠行的人。
24. 心悽愴以感發兮，意忉怛而慤惻：心裏悲傷而有所感觸啊，情意哀痛而無限傷感。悽愴：悽慘悲傷。愴：<sup>粵</sup>[創]，[cong3]；<sup>漢</sup>[chuàng]。感發：謂情感於中而發之於外。忉怛：憂傷，悲痛。<sup>粵</sup>[滔笪]，[toul daat3]；<sup>漢</sup>[dāodá]。慤惻：萬分悲憐，淒慘。<sup>粵</sup>[慘測]，[caam2caak1]；<sup>漢</sup>[cǎncè]。
25. 循階除而下降兮，氣交憤於胸臆：沿着階梯下樓啊，悶氣鬱結於胸膛。循：沿着。除：臺階。
26. 夜參半而不寐兮，悵盤桓以反側：直到半夜還難以入睡啊，翻來復去令人惆悵。盤桓：徘徊，逗留。桓：<sup>粵</sup>[垣]，[wun4]；<sup>漢</sup>[huán]。反側：翻來覆去，轉動身體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本賦的主旨表面上是透過登樓所望，表達懷鄉戀土之情，實際上表達懷才不遇之感。清人于光華《文選集評》引方伯海之評語謂：「是時漢室播遷，故粲南依劉表。表多文少實，外厚內猜，豈是可依之人？此賦雖是懷鄉，實是感遇，故借登樓而發其戀土之情，亦逝將去汝之意也。」正道明其中要害。

此賦可分為三段，第一段由開首至「曾何足以少留」，此段敘述登樓的緣起是為了銷憂，作者面對樓上所見景物，感到當前雖確是美景，但卻並非自己的故鄉，從而點明所欲銷之憂是懷鄉之思。第二段由「遭紛濁而遷逝兮」至「豈窮達而異心」，此段是作者回顧自己避難至荊州，淹留十二年之經歷，並藉古人對故土懷念之種種事例，表達自己眷戀故鄉的強烈感情。第三段由「唯日月之逾邁兮」至文末，作者寫自己胸懷大志，希望天下太平、河清之日盡快到臨，使自己能夠施展抱負，改變被投閒置散之困境。但是眼前景色慘寂，禽獸與征人都急謀返家，而自己卻既不能返鄉，亦功業未到，對景傷情，不禁悲憤填膺，難以入睡。

就藝術之角度而論，本賦約有以下幾點特色：第一是章法謹嚴、環環相扣，全賦緊扣「憂」字作鋪展，第一段是寫銷憂之方法——登樓，並點明憂的原因是面前美景並非屬於自己的故土；第二段是寫自身的憂，以及以古人為例，說明古人與自己同持懷鄉之憂思者大有人在；第三段從表層故鄉之憂，寫到深層懷才不遇之深憂，並從眼前悲境感到有憂難銷，氣憤莫名。簡言之，本賦以銷憂始，以憂之深而難銷接，並以「氣交憤於胸臆」而不能銷憂結束。又，本文扣題亦緊，題目是「登樓」，故全文無一句不是登樓之所見所感，第一段是登樓上望及俯望，第二段是登樓遠望，第三段是登樓近望，緊扣「登茲樓以四望兮」之關鍵句，換言之，此關鍵句統領下文三段所望之視覺。而另一關鍵句「聊暇日以銷憂」則籠罩下文三段之思鄉之情及懷才不遇之感。故此二句實全文之文眼。

此賦第二個特色是善用典故，趙曉冬《試談〈登樓賦〉的美學特徵》（《貴州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21卷第6期，2003年11月）一文指出：「唐李善為《文選》作注時，《登樓賦》二十六聯三百二十九字，李善為其作注七十四處，其中四十五處是交待賦中用典的出處。」可見此賦用典之多。如「昔尼父之在陳兮，有『歸與』之歎音；鍾儀幽而楚奏兮，莊舄顯而越吟」四句就用了三個典故，「尼父在陳」一典出自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在陳，曰：『歸歟！歸歟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』」孔子在陳國，想起故鄉的學生，希望回去助其有出色的學生在學問上更上一層。故此典是借孔子之思歸寫王粲自己之思歸。「鍾儀楚奏」及「莊舄越吟」二典則分別出自《左傳·成公九年》和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：鍾儀是楚國樂官，被晉所俘，晉侯命他彈琴，他仍操楚國的樂調。莊舄是越人，他在楚國做大官，病中思鄉，仍然說越國的方言。作者用此二典是為了說明「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」之理，人無論處於窮困或顯達的境況，思鄉之情都不會改變的。又如「俟河清其未極」、「懼匏瓜之徒懸兮，畏井渫之莫食」三句則用了三個典故。「河清」一典出自《左傳·襄公八年》，其中載：逸《詩》有云：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」以黃河水清喻時世太平。王粲用此典是要說明他對天下太平的盼望，認為到天下太平時，他就可以「假高衢而騁力」，施展自己抱負。「匏瓜徒懸」和「井渫莫食」二典分別出自《論語·陽貨》及《周易·井卦》，前者借孔子「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？」之感慨，說自己也同樣有孔子匏瓜白白地懸掛，沒人採摘的擔心。後者借井已挖好而無人取水之《易經》語句，表達自己擔心與此井遭遇相同。二者都是顯露作者懷才不遇之憂愁及希望用於世心情。約言之，王粲用典既切合本身遭遇，又無生硬艱深之病，將自己思歸的表面心情及懷才不遇之深悲抒寫得淋漓盡致。

第三個特色是賦中運用了大量對偶句。運用對偶句本是賦的基本特色，但此賦中的運用鬆緊有道、妥貼自然。全文共二十六聯，三百二十九字，對偶約佔六至七成。全賦以對偶為主，雜以小量散句，使全篇氣脈疏通，自然妥貼，有別於一般句句對偶之賦作。

情景交融、寫景簡而得要是本賦的第四個特色。徐公持賞析《登樓賦》（見袁行霈主編：《歷代名篇鑑賞集成》）時謂：「……賦中的寫景與作者感情的抒發之間，有巧妙的契合。……此賦的三個段落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有三個層次；而其中的景物描寫，也隨着作者思路的轉進和感情的發展，表現了不同的色調和風貌。如第一段的景物描寫，是承『四望』而來的，它們重在襯托作者心目中的『顯敞』和『信美』兩點，所以就寫『通浦』、『長洲』、『廣陸』、『沃流』、『華實蔽野』、『黍稷盈疇』等等。第二段的景物描寫，是配合着『懷歸』、『懷土』之思的，所以就寫『平原遠』、『路透迤』、『高岑』、『修迥』等，至於第三段，作者的情緒已發展到『心悽愴』、『意忉忉』的程度，所以景物描寫也一變而為『風蕭瑟』、『天慘慘』，白日西匿，鳥獸狂顧等。它們不僅具有陪襯意味，而且起着『感發』情緒的作用，真正做到了情與景的融合。」此段文字將王粲此賦情景交融的特色道盡了。徐氏又謂：「在兩漢大賦中，對景物環境的描寫實在是過於鋪張揚厲了，東南西北，前後左右，細緻周詳，面面俱到。王粲完全捨棄了那種傳統。試觀本篇第一段，從第三句以下十句為寫景，它們固然寫得『局面關大』（清姚範語），而且形象清晰，但並不專事鋪采摛文，惟以描寫的必要為限。這裏有北無南，取西而捨東，看似不夠全面對稱，實則十分精要，略無冗言贅語。」此段話道出此賦寫景簡而得要的特色。

以樂景寫哀是本賦的第五個特色。明人王夫之在《薑齋詩話》中云：「『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』，以樂景寫哀，以哀景寫樂，一倍增其哀樂。」王氏指出「昔我」二句是以樂景寫哀愁，其意是征夫離別故鄉時，楊柳依依之樂景一倍增加其離別、思鄉之哀感；他又指出「今我」二句是以哀景寫樂，其意是雨雪霏霏之悲景一倍增加征夫回鄉時之喜悅之情。王粲此賦正有此妙，首段「覽斯宇之所處兮，實顯敞而寡仇。挾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長洲；背墳衍之廣陸兮，臨皋隰之沃流。北彌陶牧，西接昭丘；華實蔽野，黍稷盈疇」諸句，寫盡荊州美景：麥城城樓，樓宇寬廣，挾帶着清澈漳水的浦口，倚臨着彎曲沮水的長形水中陸地。背靠廣陸，俯臨沃流，北邊是陶朱公放牧之野，西邊連接着楚昭王的陵墓。花果蔽野，穀物滿布田地。此等景致實在美麗，但卻並非自己的故鄉，如此寫來，景致愈美，愈反襯出王粲思鄉之情深。效果媲美王夫之所引《詩經·小雅·采薇》之作品。